

危情网站

@ 4 // 热力追踪 //



乔丹·克雷著 / 管舒宁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danger.com

271245
14425

危情网站

@ 4//热力追踪/

乔丹·克雷 著
管舒宁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力追踪/(美)克雷(Cray, J.)著;管舒宁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0. 1

(危情网站; 4)

书名原文: danger.com @4//Hot Pursuit/

ISBN 7 - 5428 - 2184 - 9

I . 热… II . ①克…②管… III . 科幻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398 号

//引 子

加密邮件,4月27日。

收件人:杰里迈,环形 K,华纳 B,假小子,猫王
33,巨蜥 5,大得克萨斯人,斯诺博尼,
勒德曼,达诺 50H,马尾巴,夸克 5

发件人:首领

主 题:千年沙漠旅队会议议题

会议召开之前(在 A 院的 2 号区域或 3 号区域举行),沙漠旅队全体核心成员应对新一轮的招募计划和战略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在会上讨论。候选目标的名单也将在会上商议。针对重点目标的计划已列出(如下)。

重点目标的几个参数:

- 1.年轻(三十五岁以下,传播计算机文化的新生力量);
- 2.聪明;
- 3.有机会取得计算机网络口令(包括黑客、编

程员、私人保镖、经理等)；

4. 被社会疏远(即与社会格格不入者)。

步骤：

1. 制定跟踪时间表(如有可能,连续跟踪几星期)；
2. 以友善的面目出现[朋友般的接近:聊聊天气或发发牢骚(比如聊聊 ATM 机前的警戒线、慢车业务等)]；
3. 施予小恩小惠(苏打水、报纸、用餐付账等)；
4. 赢得信任；
5. 探讨理想(把团队理念通过提问的方式,伪装成哲学思想,向其灌输)；
6. 达成共识(不要发表演说;提问而不是表态)；
7. 攻破防线(关键词是爱——恭维、鼓励、赞赏)；
8. 将其与家人和朋友隔离开来(挑拨离间或提供更好的选择)；
9. 诱鱼上钩(赋予唯有团队才能提供的职权)。

* 记住,时间不限! 上述行动可持续数月、数

天、数小时不等,视对象的强弱而定。你们
可以自行决断。

* 沙漠旅队的利益至高无上。

* 沙漠旅队的兴衰与每位队员息息相关。

* 关键词是爱。

* 为了整体的利益,必须消灭敌人。

加密邮件,4月28日。

收件人:杰里迈,环形 K,华纳 B,假小子,猫王

33,巨蜥 5,大得克萨斯人,斯诺博尼,

勒德曼,达诺 50H,马尾巴,夸克 5

发件人:首领

主 题:沙漠旅队会议结果

4月27日的会议已解决以下问题:

重点目标姓名:赖安·科里根

在 线 地 址:接手 80

沙漠旅队联系人:杰里迈

沙漠旅队助手:达诺 50H,马尾巴

沙漠旅队后援:巨蜥 5

发现并接近目标

赢得信任

不许失败

你有邮件！

收件人：网络空间网站所有的电脑狂

发件人：接手 80(赖安·科里根)

主 题：每千兆字节

你可知道黑客们仅仅在一年时间里就对美国国防部的计算机系统发起了二十五万次的攻击？而这中间，他们有十六万二千五百次闯入了那一系统。

你可知道我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叫我黑客。叫我怪人、蠢人、蹩脚货也成，我不介意。问我为什么要闯入一个系统，我会迅速给你答案：

因为我行。

在中学里我只是混日子。我差不多得罪了所有的老师，也许是因为我让他们明白，我比他们要聪明得多。

问题在于我早已替自己选好了学校，从北卡罗来纳州这个肮脏的乌有城拂袖而去，向西进发

到加利福尼亚州,我已经等不及了。但是我妈妈认为为了“社会的整体性”——像什么班级舞会以及所有那些我不大注意的十几岁的孩子,我必须呆在中学里。

于是首先我召集我的弟兄,问他们我有无必要为了一张中学毕业证书而去上课。他们说没必要。从那一刻起我便打定了主意。

我的计划是:被学校开除。

这很容易。我闯入学校的计算机网络,关闭了电子系统。正如你能想象的,这可实在惹恼了校长。而镇上的报纸上门来要求采访,我说为什么不呢?麻烦的是我猜想自己有些夸夸其谈,竟向记者透露了自己还曾闯入过国防部的计算机网络。不仅如此,我还泄露了自己将来的计划:发明一种反恐怖主义活动的装置,以挫败任何破坏国家电力网络系统的企图。

问题是,那个只听进片言只语的死脑筋记者把事情给弄糟了。他在报上说我已经知道如何非法闯入网络系统。

好吧,也许我是有点言过其实,但我只是想引起他的注意!

结果一天之内,就有穿制服的人来敲我家的门了。但那只是诸多麻烦的开始,因为我不久就成了镇上最风光的小伙子,而且是一个被通缉的

年轻的互联网恐怖分子。

更别提我曾一度是一个极端恐怖组织的发展对象了,那帮聪明的疯子梦想有朝一日统治这个世界,他们凑巧瞄上了我。

你觉得我又在吹牛了吧?接着读下去吧。

1//混淆视听

“小子，”妈妈说，“法式吐司也弥补不了你的过失。”

“我有新鲜的蓝浆果，”我说。

她交叉着双臂，身上穿着晨袍，一头乌黑的短发全都梳向一边。她透过镜片瞅了我一眼，说道：“接着干。”

“攒奶油，”我说，“真正的攒奶油。”

她狐疑地看着碗。“不是乳制品，是脱脂的大豆制品吧？”

“上好的奶油，又厚又稠，”我发誓道，“是我亲手搅的。”

妈妈叹了口气坐到椅子上。“好吧，就饶了你吧。”

我吹起了口哨，把蛋糊倒进烧热的平底锅中。

“可是你还是要被关禁闭，”妈妈端起橙汁补充道。

哦，行了。你不可能样样都得到。也许在她实实在在地尝了那些被炸成微黄的、油光光的面

包片之后,她就会心软了。

我拿起刮铲。黄油和鸡蛋的香味溢满厨房。法式吐司是我的拿手绝活。通常,妈妈一看到那玩意儿就会像黄油一样化了。但这回,我闯的祸大了。我有种感觉,即便是抹上蓝浆果的法式吐司也换不回我收看 MTV 台的特权了。

关闭学校的电子系统比起我曾干过的其他一些蠢事要糟糕得多。举个例子说,在明尼阿波利斯^① 读中学一年级那会儿,我就伪造了一名学生,替他取了个“道·维维”的名字,为他制作了一张假身份证。然后我把他收编到同学队伍里,在病历卡上给他伪造了过敏病史,甚至让他支付了借书逾期未还的罚金。然后,我就对那帮弟兄说:“嗨,你们看到维维了吗?”或者说:“维维那小子有多酷。”很快,道·维维就因为他那身极端的嬉皮士行头以及从盒子里抓起几块可可脆饼就大嚼特嚼的嗜好而闻名全校。一年级的大宝贝梅利莎·曼德发誓,要在高中时把他追到手。于是道·维维真成了一个人,尽管从来也没有人见过他。

我曾考虑让道当班长,但我那时还太小,不可能做得滴水不漏。后来,妈妈厌恶起她的园林设计这份工作来——我的意思是,在明尼阿波利斯

① 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南部的城市。

难道还想做个园艺家？这里一年中竟然有十一个月积雪深达五十英尺！于是妈妈嘴里叫唤着“彻基塔^①！彻基塔！”，和我一起翻出地图，挑选一番，选中一个镇子（像不像摘香蕉？），然后便扬长而去。

我打赌三年后，道·维维的名字会出现在明尼阿波利斯那所中学的毕业生年鉴上。道·维维，第一国际象棋俱乐部的忠实拥护者，美国未来的农场主。座右铭：摔倒了，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最喜欢的电影：《隐身人》。

哈！还挺怀旧。我太多情了。此时此刻，我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乌有城，想入非非。

妈妈叹口气，拿起报纸。

“但愿电讯社别对你的故事发生兴趣，”她说。“否则你干的好事将会登在各地的报纸上，全世界的人都会跑来敲咱家的门。”

“你不想上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吗，妈妈？”我翻铲着吐司问道。

她从金属镜架后看着我，说：“不想。”

“谁都想上奥普拉的节目，”我说。

我吃不准妈妈的态度。在我们家中，闹点小

① 原文 Chiquita，文中是赖安和妈妈之间的暗语，表示又得搬家了。

别扭是常有的事，不稀奇。

我将涂有蓝浆果的法式吐司和搅奶油放到妈妈面前，给她倒上咖啡并加了热牛奶。

“这是贿赂。”她抽抽鼻子，拿起叉子。她咬了第一口，翻了翻眼睛说：“我喜欢被贿赂。”

我放下自己的盘子，在她要往法式吐司上浇糖浆之前，抢先抓起糖浆壶。当门铃响起的时候，我刚刚才咬了一口。

妈妈越过叉子看着我。“那会是谁？不过才早上七点半。”

“是报社情报交流中心的吧？”我猜想。

妈妈放下叉子，神经质地笑了笑。她紧了紧晨袍的腰带朝前门走去，我也搁下早餐尾随过去。

妈妈打开门。三个穿着海军制服的男子站在门廊里。

“是格雷斯·科里根太太吗？”

妈妈的声音听上去出奇的镇定：“没错。”

个头最高的那个翻开一本证件，说道：“联邦调查局的。”

妈妈紧紧地抓住门把手，似乎摇晃了一下。随后，她把门开大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进来，先生们。”她的声音有些发颤。

接着，这些人看到了我。高个男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大清早的这么来一眼，可够厉害的。

“赖安·科里根吗？”

我点点头。我注意到自己仍然叉着一块法式吐司，糖浆正滴到地毯上。

“你们想把他怎么样？”妈妈回过身问道。

“你的计算机在哪里，赖安？”高个男人问。

“让他一边呆着去！”妈妈说。

“我们有搜查证，太太，”高个男人说。

“为什么？”妈妈问道。她的手在颤抖，于是她把手插进晨袍的口袋里。“你们要搜什么？”

“太太，我们是计算机犯罪科的，”探员答道，“到这来调查你的儿子。”

妈妈的呼吸不太顺畅。“赖安？”

“计算机在我房里，”我说着，用手指了指。“但学校说过不指控我。”

他们对此不加理会，径直走向我的房间。其中一个拿出一台袖珍录音机，说：“进入疑犯的卧室。”

我是个嫌疑犯？涉嫌什么？

妈妈看着我，眼睛在镜片后睁得圆圆的。“我们该怎么办？”她喃喃道。

我低头看了看叉子，把手上的糖汁舔掉。“还吃吗？”我问自己。

他们把我的计算机装箱带走了，还拿走了我

的磁盘、光盘，一张也不放过，包括《百科全书》和游戏的光盘。他们还拿走了我的课堂笔记，以及我的平装本科科幻小说。

随后，他们向我发问：

你是怎么进入国家电力网络系统的？

国防部的文件系统你闯入过几次？

你用的在线地址是什么？

你与杰里米有过联系吗？

“杰里米？”我说，“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杰里迈，”高个探员答道，将这个词拼了出来。“是个在线地址。首领呢？你们有联系吗？”

“首领是谁？”我说。

高个探员用一种“我是联邦调查局调查员”的眼神狠狠地扫了我一眼。“我们已经拿到了你的硬盘，赖安，”他温和地说，“不合作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可我不是在合……”

“那沙漠旅队呢？”高个探员问。

“是一支摇滚乐队吗？”我问。

“是千年沙漠旅队，”他重复了一遍。

“哦，一支新生代摇滚乐队，”我说。

高个探员将他那两片薄嘴唇抿紧了。“你主动和，或者说你被千年沙漠旅队联系过吗？”他把录音机朝我推进一些。

“没有，”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杰里迈提到过千年沙漠旅队吗？”他问。

多么愚蠢的一个圈套。这些家伙也太容易被识破了，多可怕！难道他们不知道如今人人都看电视？

“我从没听说过杰里迈，”我说。

“我需要一个律师，”妈妈突然发话了，“这也太过分了。”

“你儿子很快就会坐牢，”高个探员告诉她。

“他是个孩子，”妈妈说着站了起来。她大约只有那高个子一半的个头，但她一点儿也不畏缩。“律师没来之前，我不会让你们再问下去了。”

探员们交换了一下眼色。

“就目前而言，”高个探员说。“我们得到了我们所想要的。”

“我们回去吧，”较矮的一个说道。

“嗨，走着瞧，”我说。

妈妈紧拽住我的胳膊让我住口。穿制服的家伙们走向门外的押囚车，我那套价值几千美元的最新型的计算机系统如今正放在那里。

妈妈关上门，瘫坐在地板上。她的晨袍凌乱不堪。

“哦，赖安，”她说，“我以为……”